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三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檀弓上

夏殷之禮因時創制周公監於二代建一王之典而三恪之後猶修先世之事守雖文獻凋落尙多傳習孔子折衷裁定歸於畫一顧其言曰吾從周又曰某殷人也則孔氏所講習而行用者固有雜殷周之制者焉夫子沒七十子之徒親聞習見各得聖人之一體是以尊聞行知各有所尙而春秋以降學士大夫之行禮者或移於俗尙踰於軌則或附古行私名合實離或懲創流俗

矯枉過直參諸孔門傳說之不一誠有不得而齊者矣夫禮經也因事變之不齊而斟酌以中節者權也惟聖人而後可與權則下此者不得與矣是篇雜記夫子以後行禮異同之迹其出入得失或因聖言以爲之論定或慮懸其事而不明著其是非誠體驗而愼思之將必有不易之理存乎其中而精義之用顯矣誠學者擇善之切圖而禮經之斷案也亦以簡冊繁多分爲上下篇

上篇凡百二十四章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免亡運反

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大夫檀弓魯人免者以布廣一

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繞於髻袒而不冠者之喪飾也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矜其無主而爲之主也仲子所立非主均於無主故弓重服以哀之且起問者見事情也凡朋友冠弁絰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舍書也反下同

明弓以是故而免也孫適孫子庶子立立爲喪主春秋諸侯之大夫世官則爲喪主者嗣其爵稱仲子者其遺令云然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事之反

居語助辭主人不能喻弓變服爲諷已故顯譏之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子服伯子亦魯同姓大夫名何衆兄弟位皆繼主人西面伯子位在門右者服已絶也弓顯譏而主人猶不喩故就其賢者詰之

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腯徒本反　夫防無反

伯邑考文王長子早卒舍者舍其子也腯微子適孫衍其庶子也文王爲殷諸侯不自創制微子守殷祀故皆用殷禮伯子無能改正仲子之亂命又從而爲之辭耳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弓爲伯子强辭所抑不能復爭故子游聞而以問也否決其不然之辭公儀氏姬姓之族屬無用殷禮之理而爵位受之於君顧不用一王之典制則壞法亂紀之尤而爲爭亂造端矣

右第一章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養餘亮反

隱謂當厲目之地知其過而不亟白之左右謂常依之

不相去也養奉指使也勤勞也無方者子與弟子雖衆遇事創趨無常職有方各司其職不侵官也至致也言遇難不避死也致喪者内外交盡也方喪者如禮法而爲之服盡其外也心喪者惻怛悲悼不飲酒食肉不聞樂不御於内盡其内也審乎三者同異之辨一因乎天理人情之自然而道盡諸己矣

右第二章　凡篇内非紀行禮者得失之已事及稱引前人之言者皆記者述論定之說其言或出於夫子與七十子之徒無所從考要以析羣疑而明不易之理也餘章倣此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車之反

季武子季孫宿此蓋其城費時事然其說多所難通不必強爲之說也

右第三章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名白子思之子其母已出不爲喪服蓋子思命之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伯魚喪出母而夫子不禁也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門人復問

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汚烏瓜反

先君子謂仲尼隆高汚下也禮爲出母齊衰期爲父後者則無服周道尊尊其制然爾殷道親親雖爲父後者猶服之子思言夫子道隆故可損益三代而上用殷制己道卑下自當遵時王之禮也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言子上爲父後不得遂其私恩也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氏之後嗣雖非爲父後者皆不喪出母則非禮矣

右第四章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稽康禮反頎口狠反

頽乎自上委下之貌順象也頎切也殷之喪拜先拜周之喪拜先稽顙拜以謝賓稽顙以自致先拜者先賓後己序之順也先稽顙者情迫自致哀之至也禮以順爲貴喪以哀爲主三年之喪從其至者朞以下從其順者可爾從謂取之爲禮制也

右第五章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合葬之說詳第十一章防魯下邑

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識式志反

墓兆域墳邱冢也孔子志行道於天下得行斯行不必仕魯恐子孫與於他邦不知其處故用周制聚土以爲封

孔子先反

實土三主人反而虞

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防慮也恐其崩當修之

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三息暫反

泫然流涕而言者情無已而禮不可過也古之葬者合爲兆域序其昭穆墓大夫掌之各有版圖以爲世守無待修治自以遠樵蘇占據之害故不立修墓之制俾送死者有所終止是以仁人孝子情無已而制不可過自秦以降宗法毀井田裂士大夫無世祿而彊豪兼并士田山麓旦莫易主故時王之制爲高墳崇表謹識其所用垂於後孝子慈孫以時芟治而培護之然後可免於

耕鉏發露之慘固情理之不容已者也讀者祭夫子泣然流涕之心可以知禮隨時變而古道之未可泥矣

右第六章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使色吏反覆如字

弟子哭師於庭故如其哭位報也覆傾也示不忍食子路之死惑於靈公之命而不能推之以天理之至極固未爲得矣食焉不避其難亦以殉其一曲之義也以視諸□□□□□□□□□□□□□□□夫子不以爲失身而楷其師弟之恩有以諒其心與

右第七章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謂前歲之草經凋復榮葢亦心喪之至期而止

右第八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謂士禮也附於身者衣衾給絞之屬附於棺者棺翣茵器之屬誠者盡其禮信者不疑於心哀遽瞀亂慮有疏忽舒其期於三日三月得竭心殫慮以爲之矣勿令他日哀緒稍靈始記憶追悔而無及也

右第九章

喪三年以爲極亾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極止也亾亦忘也患謂過毀滅性不樂者徹琴瑟喪雖三年以爲極而釋服以後豈遂忘乎其思慕不置者猶三年以內也忌日不樂不忘之徵也恭情則一往而易盡性則有節而恆於此可以驗性情之分矣

右第十章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少詩照反

孔氏以華督之難自宋奔魯家世未顯宗族未盛至叔

梁大夫始以力事魯襄公而又早喪其先世寓葬於魯非有墓人之掌故孔子不知

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父扶雨反下同

五父之衢道名杜預曰在魯國東南叔梁大夫之卒未得葬而殯於外至夫子長以不知先墓故不敢葬焉然葺至深固人見之者皆謂爲葬蓋殯者掘肂眉之畢塗其上而又加愼焉故有似乎葬也

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郰魯下邑叔梁氏所食地春秋傳稱叔梁大夫爲郰人

殺蓋以邑氏曼父或其族人合葬謂合於先人之墓也葬必從祖禰示不忘本夫子不知先墓姑愼於殯以待訪得而後葬以道甯親而勿之有悔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之旨舊說乖謬尤甚考文按事義本如此第六章同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相息亮反

義見曲禮

右第十二章

喪冠不緌 緌耳追反

緌者紘之餘也冠有笄以紘繫之順頤而下結之而垂

其餘以致飾也喪冠以麻維之而不垂其餘去飾記者見時有喪冠緌者故云

右第十三章

有虞氏瓦棺

上古衣之以薪有虞氏尚陶始爲瓦棺襲斂而殯葬焉

夏后氏堲周

燒土曰堲今之甎也夏后氏易棺以木而以堲周圍甃之

殷人棺椁

始加椁也椁之製如井闌四周上加抗木

周人牆置翣

牆柳衣今之棺罩柩車行道路以爲飾因以葬焉其制上有荒荒上有齊結采爲之旁有帷荒下有池池如覧衣以青布㝵者池下有振容如幰簷又懸銅魚於振容之側翣以木爲之形如扇而首如盾畫黼黻雲氣於上

置者厝於牆外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 長丁丈反

棺椁無牆翣十六至十九爲長殤

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

堲周無椁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

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七歲以下無服之殤四代之制物彌備事彌文而後孝
子之心盡焉生乎明備之世而棄葬其親者是殤其親
矣
右第十四章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
大事謂喪事斂兼大小斂而言昏日落字色黑驪黑馬
戎事齊力而此尚色者天子之革路也
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日中字色白翰白鳥羽馬色如之也

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日出字色赤騵今之棗騮騂黃牛帶赤色三代王者本天治人因心制法體其德用其道皆以信諸心之獨至而無疑者爲治教一世之定理而見天下之事物莫不以此爲至極故吉凶典禮容音象數咸於此準焉非務爲矯革以侈受命之符緣飾以塗天下之耳目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自鄒衍五德之說倡爲不經之論世儒踵之強取天地陰陽五行而物爲之比肖纖巧湊泊有文無情乃以是爲立政之大者遂可以合天而治人其亦愚而誣矣

右第十五章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穆公魯君名不衍哀公曾孫曾子曾申參之子

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齊子斯反

為母齊衰竝言斬者言父母服異而情一也達下達於士庶人諸侯可知已

右第十六章

布幕衛也縿幕魯也縿思邀反

幕所以覆棺而殯者縿縑也天子縿幕諸侯布幕魯衛

皆侯國而魯獨僭禘者沿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後遂無所不僭並言之其失自見矣

右第十七章　舊說皆以此章連上章俱爲曾申荅穆公之言今按曾申所荅乃禮之大者其餘喪制槃末之及不應獨詳一幕故分爲二章云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重直龍反　蓋與盍同）

申生事詳見春秋傳言子之志謂暴其事之誣也安卿

而便之也傷公之心者謂事白驪姬當抵罪則傷公心也如往也之亦往也迭言行如之者追遠之辭按春秋傳申生死於新城時重耳在蒲此言重耳諫申生蓋傳聞之譌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少詩招反 難乃旦反

辭訣也狐突申生之傅不念其言者臯落之役突嘗勸之出奔也子少謂奚齊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卒自縊死

是以爲恭世子也

恭世子者其後晉人謚之謚法執行堅固曰恭僅得爲恭而不得稱孝以其不能全身格親必如舜之不格姦而後人子之道盡記者記此以見孝道之難也

右第十八章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莫芒故反夫防無反

祥大祥二十四月之餘已交乎三年久謂喪極於三年

傳行自舊不可過也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多猶甚也謂子路之責之亦非已甚也踰月謂更逾一月二十七月也君子以禮恕人則人易從若自盡之道則不得苟可免譏而止也

右第十九章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乘繩證反縣胡涓反賁博昆反隊與墜同直類反

乘丘魯地敗績公之戎路仆也佐車副車授綏援公登車以免

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

之

古者將戰必卜御右莊公謂卜之未審致用賁父而敗辭若覽之實深責之也賁父御不失正知非己罪而以爲己過御而敗車不能辭無勇之罪因馳入敵師而死白肉股裏肉也馬中矢而驚敗非御者之罪始明矣無罪而死義故莊公哀而誄之誄則諡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禮大夫乃有誄此記禮之所由變也

右第二十章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

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申皆曾子之子隅坐不與成人竝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與以諸反呼火故反 呼呼朽居反

華畫飾睆刮去節目也簀牀第時曾子所臥者止令勿言恐曾子聞而欲易之也瞿然驚䫉貌目先將瞑至此驚而蘇也呼欲問而不能之聲

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童子知欲問不忍欺而再告也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革紀力反

革急也變動也細小也姑且息安也何求言不望及旦也舉扶而起扶攙令稍坐也季孫優老尊賢以其簀奉養曾子曾子寢之而不嫌孟子所謂不以爲泰也死生之際雖曰一如其素而爲人生之大變則謹禮守正尤爲不可不慎曾子養其大勇浩然之氣當病革之頃從

義如不及志正而不憂其氣之不勝朱子以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之心是已或以受季孫之賜為非禮而不當獨愼之於將終之際為疑其亦淺矣

右第二十一章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九遇反

充充悲塡膺貌窮無所復之也瞿瞿驚視貌求而弗得不信其亾而常若欲求之望而弗至虛望而已慨然憤不自輯也廓然寥廓而意孤也此章可謂善狀孝子之心矣惟其如此故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而疏

衰之服飦粥之食哭泣之哀一行其所不容已而已矣

右第二十章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婁力豬反復芳服反

邾曹姓之國稱邾婁者齊人語也升陘之戰在魯僖公二十二年與魯戰也邾雖勝魯死傷亦衆尸橫原野不得收斂招魂者榮其死事以矢代衣後雖非兵死亦習用矢成乎蠻夷之殊俗矣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臺本壺字之誤戶哀反

去纚而露其紒曰髽臺駘春秋傳作狐駘魯爲邾所敗事在襄公四年有喪則不弔魯師大敗兄弟甥舅

同死者衆方趨而互相形其後遂沿之成禮此二事皆

因兵事而成乎失禮則兵爲禍始其可輕試之哉

右第二十三章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南宮縚南容也其妻孔子兄之子

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

尺而總八寸從子勇反長直亮反

古者以纚縚髮不露其髻初喪男子免而婦人髽則去

纚而爲露髻從從高也扈扈廣也髽當約髮而卑小其

髻不爲飾也笄簪也總以六升布一條束髻上而垂其

餘婦爲舅姑齊衰期惡笄有首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言蓋謂可通用也凡言笄長尺二寸今以髮短小故短之總八寸者齊衰之總斬衰總六寸

右第二十四章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縣古涓反 比必二反

比次也謂次序其羣妾當御之辰待於內寢也不入者仍居堊室加猶踰也時人皆不及於禮而獻子過之故較時人爲賢

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孔子父沒爲母得伸其三年亦二十四月之祥也祥卜遠日十日則亦禫月之初矣琴聲自外成笙歌聲自內出故先琴而後笙歌

有子蓋旣祥而絲屨組纓

旣祥亦禫月也禮旣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以素爲纓有子以絲飾屨以組爲纓則純乎吉矣二十四月而祥閒月而禫禫則可以樂而冠屨猶不純吉禮之中也獻子過情而不可爲法有子文不及而踰禮故記者以聖人之中正折衷之

右第二十五章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於甲反

畏者死於盜刺厭者死於巖牆溺者死於徒涉三者苟在親故之倫哭之可也弔以弔生者而爲人子者不能預防而諫免之又不致身以殉難不孝之尤不足恤矣何弔之有

右第二十六章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

姊妹適人者服大功子路以寡兄弟故欲以昆弟之服服之期

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言凡人皆有獨致其情而不忍之處先王所以制禮而爲之折衷情所不及必企及之情所過者必俯就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面詔而曰聞之者夫子之言微辭爾善子路之不逆也

右第二十七章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大他蓋反 比必二反

營邱今靑州府臨淄縣大公始封之都也五世大公及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臣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樂樂上如字下盧各反

所自生謂所生之國本先世所習守也君子之於禮樂雖傳習不滯而夫人之情必依其舊故或適他國而必以其故國家世之聲容度數爲心之所安如鍾儀操南音孔子用殷禮是已此言齊人善體禮樂之意以安其先君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舒救反

正猶當也狐生於山故死必當邱以措其首此不忍忘本之情見諸禽獸者也大公雖非周同姓而其與也因周而得有宗廟社稷以奉先而傳後故沒而遺令反葬施及五世仁之至矣仁者禮樂之實也昭代徐沐二公

相傳十餘世宦於燕滇而皆反葬於昭都亦此意與

右第二十八章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期居之反與以諸反

伯魚之母出母也與詰辭嘻怪歎聲甚過也父在爲母齊衰期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除則踰期而哭出母雖期而不禫十二月斯除矣

右第二十九章　此章之義詳第四章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蒼梧之野舊以爲在湖廣寧遠縣秦漢屬蒼梧郡蓋疑

辭祔者夫婦合葬

右第三十章 按此章之義出於秦漢傳記之傳聞而記禮者因之以著古無合葬之禮爾然猶未之信也故兩稱蓋以疑之舜都蒲阪而崩於鳴條孟子言之明矣不知秦漢之際何者倡爲珠塵淚竹象耕鳥耘之怪論於是而卒葬蒼梧之說起焉洎及於今指九疑培塿之邱以爲舜墓勒諸祀典乃使鳴條冢域樵蘇無禁而永廢明禋亦古今之通憾矣惟宋羅長源覺其非是廣爲辨證而信從者寡良可歎也又三妃之文不別嫡庶舊說以爲帝嚳四妃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而三妃匹體

孔穎達雜引緯書及王逸楚辭註以徵之說尤怪誕而資竝后匹嫡者之口實其以壞人倫導爭亂者爲害尤烈至於合葬之禮取證季孫而謂始自周公乃考周禮冢人辨兆域之制先王居中餘以昭穆爲左右孫從祖列旣已灼然男女之別人之大倫也浸令夫婦合冢則嫂叔比肩而舅婦相向不亦紊亂之尤乎以廟制推之則婦祔於王姑與姑爲昭穆而男女之兆域必各有封界其亦明矣大抵檀弓一篇博采雜記聽其得失同異以待言禮者之自擇如此類者衆矣弗思甚辨而執以爲必然則亦不足與於記者之深意而徒爲禮之蠹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浴謂煑浴湯也喪禮爲垼於西牆下以煑浴今煑之於爨室以生事事之之死而致之生亦失禮者也舊說謂曾子矯曾元之辭易簀而故爲謙儉移尸於爨室而浴之不通

右第三十一章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謂學業弦誦之事樂之屬也故大功以上哀戚深重必廢之也誦者口讀習之而不被之弦歌也可者或可之辭蓋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所服大功

右第三十二章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語魚巨反

生之道盡則可以終矣死者神氣澌滅之稱庶幾者自信其生之無咎也子張此言與曾子吾知免夫之說迹同而實異誠於此而察其居心為學之不同則學者孫志慎修之方亦可見矣申姓祥名子張門人

右第三十三章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以諸反

閣庋架措食物者始死復已即奠脯醢醴酒於尸東以

依神而事之餘閣者卽因養疾食餘庋藏之物急於取給若須別具新饌則恐遷延亘久盍不忍神之須臾無所依也

右第三十四章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

爲位者以親疏序列而哭也言小功則大功以上可知時有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譏之委巷曲也曲巷閭不容車細民所居言其野也此言聞喪於異地不能奔走以就喪家之位則爲位於己室而聚哭之也若同處一國邑之内則奔哭之大功以下有時歸家哭亦止不爲

位矣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記者引二事以證哭之必有位也子思或曰原思也言思舊說以爲子游之子申祥之妻昆弟叔爲嫂丈夫爲妻之昆弟皆無服特子思之妻有娣姒之服小功申祥之妻爲其昆弟大功故使之爲主而倡踊爲位則無服皆可就哭而已因卽之以哭也

右第三十五章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縫如字衡戶盲反

縮直也古謂始有冠時也一幅之布不周於首古冠辟

積少以一幅布稍益之直裁而縫合之足矣雜記所謂條屬也後世冠多爲辟積必取布幅横裁之視首之大小爲長短蓋雖一幅而長幾倍之矣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反異也謂吉凶之冠縫異也古有喪者括髮而免後世初喪則然成服而冠以古冠質樸因而以爲喪冠異於吉冠之衡縫質則古之吉冠也按負版衰斬繩纓菅屨皆始制衣服者之吉服而後世皆以爲喪服喪者去飾以從質而已非別有以飾哀也

右第三十六章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漿以浙米瀋釀之爲飲也七日不飲不食則始於滅性

曾子自舉以告子思暴己過也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跂謂足舉踵也跂勉之意杖而后能起則已病矣過此則滅性子思記曾子悔過之言而申明其義以示後世

右第三十七章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反

稅謂日月已過乃聞其喪而追服之也禮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餘則否是小功正服終無服矣遠兄弟謂從祖昆弟也舉兄弟之不容已於服則從祖父母女孫適人者之不忍不稅可知已故曾子疑古禮之非而欲正之

右第三十八章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使色吏反乘繩證反

伯高姓名未詳時卒於衛使弔使攝貸也帛十箇爲束箇丈八尺乘馬四馬將將命冉子時亦在衛儐孔子之

必則而先貸爲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異哉甚責之辭有文無情禮之僞也

右第三十九章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惡哀都反

哭必爲位有位則必擇其所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皆謂在遠聞訃而哭也若同國中則就哭之兄弟遠兄弟廟禰廟所知以事故相與而嘗相見者也按此與雜

記及奔喪不同傳者異也以情理推酌此爲得之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孔子嘗欲與伯高友而交未定故酌於二者皆不可

夫猶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夫防無反猶與繇通

猶因也伯高舊與子貢爲友因之以求見氏家也謂其

寢門之外

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勿拜也

王者卽主位而倡哭倡踊也哭則弔爲爾來者弔子貢

者也知伯高者同哭者也勿拜者不奪人之情春秋傳

曰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益物與所各因其心之所安而苟不得當則雖有綢繆惻怛之心而居之不當反爲之消沮觀此二章聖人之所以處伯高者則君子所以善養其哀樂敬愛而順致之以不匱者亦可見矣

右第四十章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滋味也薑桂可以輔疾謂調和之者必加藥物而後可强孝子飲食之此蓋禮文之言而曾子釋之云

右第四十一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喪息浪反

明目睛時子夏已老溺情而不知節之以禮

曾子弔之句 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 喪息浪反 女人渚反下同

君子遇災則恐懼修省不當怨己尤天朋友以責善爲道故重責之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洙水在魯城南入泗西河今山西平陽府酈道元云嵎
谷水側有石室蓋子夏教授處今平陽河津縣猶存遺
蹟使民疑者不稱師以自抑也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家貧不爲祿仕喪不備禮民無得而稱之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喪息浪反與以諸反
何字衍文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
久矣離力智反
再言過者有過而又不知自省也索蕭散孤子之意謂

久不獲朋友之益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夫防無反

言君子愼居處不當使人疑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皆反

外內以中門言大故謂居喪致齊者大夫士無散齊也

齊必居內以謝人事斂思慮晝謂晝夜謂夜

右第四十三章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見賢遍反

子皋高柴論語作子羔泣血言無聲而泣出如血流也微笑則見齒未嘗見齒終不笑也難者人所不能之辭既葬三虞而卒哭則哀有時泣血三年哀深逾禮能爲人之所不能也

右第四十四章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衰七雷反齊子斯反

當稱也物即衰也不當物者謂容不戚動不以禮與凶服不相稱也寧無者甚之之辭也邊偏倚也服勤執勤

役之事也服以飾哀君子之事君子之服而野人之爲

其辱禮也甚矣

右第四十五章

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

賻之說他活反下同

之過也舊館人所嘗爲主者孟子曰孔子於衞主顏讎

由驂騑馬脫之猶有服馬可爲贈喪之禮車馬曰賻在

旅無物可贈故脫驂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

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

之無從也小子行之鄉許亮反惡夫上烏路反下防無反

遇於一哀謂適與心之哀者遇也從猶縮也君子有是情則必有文以紹之獨有其情而文不繼對人之道君子所惡也

右第四十六章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識式志反下同

言孝子之用情適當如是不可以外物易之也

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爾彼也慕追隨不舍疑者行遲意疑似不欲反之貌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日中而虞恐不逮事也

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文可企而及情不可學而至夫子自謙以警人也

右第四十七章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祥大祥之祭也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故彈琴以散

哀而不過禮以傷和也

右第四十八章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

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拱者出手袪外俯指相覆向上當心也右掩左曰尚右凶禮也左掩右曰尚左吉禮也聖人喜怒哀樂之節篤實於中自見於外故動容中禮而造次無違二三子雖嗜學而不得其性情之所自著固有忌己而獨徇乎教者卽此而見聖人無隱而學者欲從末繇卽凡動靜云爲之閒無非是也

右第四十九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

作起也負手曳杖謂反手向肩曳杖於後消搖字或作

逍遥和適之貌聖人知生死而順之以天故氣象如此

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萎凋落也爲天下後世閔聖人之不再作

既歌而入當戸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放甫往反

子貢曰謂夫子侍夫子者以告之放倣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在阼如生者位楹堂前柱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賓在西主人在阼夾護而尊崇之也西階賓階猶賓之謂待之如賓

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夫防無反

疇近也近昔昨日奠定也謂正席也宗尊也人君南面聽政則席於牖戶之間當兩楹之中明王興夫子當如伊呂有國則正南面今既不能然而坐於兩楹之間則殷之殯禮而已故以占其將終此記聖人安死而重閔

斯人樂天而敦乎愛也

右第五十章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喪以喪禮賊之也哭泣擗踊居處飲食徹琴瑟廢冠昏一如喪禮特服弔服加麻而不爲之衰耳禮爲衆子期孔子之喪顏淵子路亦心喪期與門人於夫子則三年

右第五十一章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爲典治其事也志章識也棺之飾魂車之所建皆以旌

死者爲章識也

飾棺句牆置翣設披周也披彼義反

此謂柩車之飾用周制也牆者帷荒齊池揄絞纁緇紐護棺四周如牆垣也翣畫翣披以纁布二約棺束之耳結於柩車垂其餘使人旁牽之以備傾側

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此謂魂車所建旌旗之飾雜用夏殷之制也崇崇牙謂旌端橫木以張旌者刻爲鉏鋙高出如筍簴之崇牙也綢纏也綢練者謂以練帛纏建旐之竿也旐以緇布廣充幅長八尺注龜蛇之飾於竿首孔子仕魯爲下大夫

於周制攝用孤卿之旜今設旐者夏制也孔子仕於魯則可從時王之禮故爲殷人則得用殷制若於夏則未有取焉公西赤以德兼三王故雜三代之儀文以尊聖人而聖人之德不待此而顯徒以匹夫損益時王之制斯爲過矣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公明儀葢子張弟子褚夾也以丹布爲夾幕覆棺以行遂以葬不牆不翣蟻結者畫褚幕之四角爲蟻行文往來交錯也殷士謂殷之士禮子張或亦殷人之後未嘗受爵命於周儀之純用殷禮得之矣

右第五十二章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朝直遥反

居處也仇敵也謂手刃其親者苫草也寢苫者不施第簟恆若居喪干盾也不仕者仕則致身奉君不敢專殺矣弗與共天下謂仇或避去但在九州之內必尋求之也市朝非私鬬之地必鬬則塗野可知已不反兵者恆以兵自隨不待反而求也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仕弗與共國同處一國則必鬬也銜命不鬬者恐廢君命私行遇之異國必鬬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從才用反

魁首也主人謂見殺者之子弟

右第五十三章　按報仇之制著之周禮而聖人於此復申明其義則固王者所不得而罪之矣夫殺人者死周受殷殷受夏所不辭矣必待人子之私報則王法幾於不立此古今之所積疑者也孔氏以謂遇赦而免者其或然然則赦之爲害使仁人孝子不得伸其不共戴

天之憤危身觸法以嘗試於一旦而開僥倖之禍於縲
己亦焉用立君於民上以牧之哉諸葛孔明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誠哉其言之也若夫非赦而昏墨之吏
鬻獄失出以致其子弟姊冤而逞志者則必詰當日故
縱之情以嚴坐其直訊之官吏斯亦殺以止殺之大權
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而出二字衍文絰者衣弔服疑衰而加環絰也五服之
絰皆雙紐環絰獨紐羣居者孔子沒弟子皆廬於殯宮
也出各以己事而有所往也出不絰者不疑於有喪

右第五十四章

易墓非古也易以豉反

易治也謂芟除培壅之古謂殷以上古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貴精而輕形周道大備爲人子者不忍忘親無所不至乃有易墓之禮若此類從周之文可

右第五十五章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夫子疾時之徒飾儀文而無哀敬之實故爲此言然人

能盡其哀敬之實則禮之以節文其哀敬者自無不足

非禮爲外而哀敬爲內可略外以專致於內也

右第五十六章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塡與寘同支義反推吐回反

負夏衞地祖者古者遠行將行而飲酒爲始行孝子事死如事生故於還柩朝祖廟之後日昃而設祖奠爲將就墓而餞之也塡寘古字通用設也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象宮室之承霤設於荒下爲棺飾飾棺者先設帷次設荒而後加池既寘池則棺飾備矣葬之前日還柩

向外而陳祖奠商祝飾柩主人降婦人降卽位於階閒於時或有弔者主人拜於柩車東柩不復還則因柩以爲位也今推柩車而反之使如在殯主人復升卽未祖以前之位而婦人不復反堂上則其造次不成禮亦可見矣

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句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才用反與以諸反夫防無反

且暫也宿次也祖暫爲行始而未行疑可以還車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從與音皆同上

從者疑不釋他日見子游而問之

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斂力驗反

牖下寢室南牖下戶內寢中當戶處阼阼階上客位西階上庭祖廟堂下墀即漸也進往退返也孝子不忍遽遠其親故遠之必以其漸然既遠則不可復返成功者退人道之當然也則還車受弔之非禮明矣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多猶賛也過也柩已啓行有賻而無弔曾子既知主人之非因言己不當於出祖之時而行弔使主人疑於受弔之位而不審以失禮也

右第五十七章　篇內所記曾子之事多未即合於禮而就正於子游故或疑其書出於子游之門人而謂其誣曾子以崇子游夫賢者所以大過人者豈以其博習而速喩哉夫子之稱顏子曰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愼於過而勇於改則視斂給而苟無過者其切己自得之實爲已多矣故論語稱參也魯而稱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固非淺學之所知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

裼裘羔裘緇衣裼之以充美也去飾則襲之而不露其裼衣此弔在初喪之時以襲爲變主人成服則弔者疑

衰弁經矣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夫夫上防無反下同

朋友以責善爲道面折而庭爭之可也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經環經帶者加於吉冠之武上始死不即變服者哀遽無暇且不忍即喪之也禮從主人主人未變客不先變主人袒而後客襲主人括髮而後客帶經

右第五十八章

子夏既除喪而見

見於孔子

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和調絃聲操曲也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作而曰者夫子詔之之辭閔其哀之未忘而使裁之以

禮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至合也恕其哀之不足而謂其節情以求合於禮蓋雖

爲難借之辭而不足之意亦寓乎其中矣

右第五十九章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爲于僞反下同衰七雷反

司寇惠子名蘭衛公子郢之子靈公之孫麻衰謂十五升布吉服之布也朋友之弔服用疑衰十四升半而此如吉者示不爲之衰也其異於吉服者惻幅如衰制絰絞絰牡麻枲麻齊衰之絰也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絞絰若哀其無主以起問者而救其過蓋與檀弓之免同意

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

禮也

文子惠子之兄彌牟其名辭者辭其絞經非禮而言禮

者矯說以使深思之

文子退反哭

吝過不改若未喻然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家臣位在賓後因其不改復深自貶抑若謂不能責善

不足列於朋友

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

喪敢辭

臨者上視下喪之辭居臣位而言臨者謙辭

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適丁歷反

南面者主人拜賓之位在西階下衆主人在其後東面適子先已廢就衆主人之位文子感子游之固諍因扶適子正主人之位嗣子定位於初喪其後卽以世其家矣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復芳服反

虎適子名

子游趨而就客位

大臣正也不去殺經者嫌於亟暴其過俟他日乃易之廢適立庶拂人道之大經惡之大者也出於死者之亂命而死者吾友也固不當使陷於惡而莫之救若其爲生者之私意則朋友之爲死者而伸大義尤不容已然而檀弓子游不嘗言直評而寓諷於服位之間者何也凡人骨肉之恩有所軒輊而姦人乘間以亂之則必巧爲之辭以拒諫未有爭而能勝者也痛之深則諫之必隱使其自悟而改焉則辨論息而己不居功可以全人天性之愛斯已善矣若其怙終而不改則亦末如之何而自盡焉耳雖然此朋友之道而非忠臣之以正其君

者也李泌以三世老臣居賓友之閒而審陳婉諭以止德宗之失惟其時而已矣若近者東林諸君子之力爭福邸自出於不容已而議者乃責其過激不知姦邪之勢已昌而乘輿高拱不得一進其從容之論救焚拯溺而安步怡聲以行之非秦越其君父者不能爲爾也

右第六十章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

文子惠子兄彌牟將軍其官也大夫三月而葬弔者畢至越人去中國遠使不時達而蠻夷不嫺於禮故除喪

而後弔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之制孤子純以素練冠小祥之冠喪冠去經也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言垂者哭不以聲也弔必於寢而於廟者主已入廟也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亾於禮謂禮所無也禮所無而能剏爲之禮不失其志哀居約之道而抑不徇人以踰制庶幾無過不及而合於中矣

右第六十一章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冠古亂反

伯仲謂不復稱字但以伯仲叔季稱之如今之稱行也周尚文故四易名而彌尊顧當其稱名則面亦名之當其不名則背亦不名之不如後世之面諛而背愉也

右第六十二章

經也者實也

在首與要皆謂之經以實有哀慼之心故云經也此章上下蓋有闕文

右第六十三章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

也

掘者爲坎以棄浴餘之水中霤當室中也周人掘坎於階閒在戶外矣綴拘也拘正其足勿使辟戾可受屨也毀竈者徹竈甓塲爲之周人綴以燕几宗廟也蹴凌也行神之位在廟門西生者出行則設主於此以祭行殷人殯於廟及出葬則壞廟西垣以出不復爲行神之位淩躐而過之周人殯於寢遷於祖而行出入皆繇門矣出于大門謂不殯於寢不涉中門也殷人質以死者不復有事於寢廟因悲憤毀掘之而不恤其後哀之至也

學者行之

學者學於孔子者孔子殷人而用殷禮不忘其本學者不必殷後而不用周制則亦學聖人而徒得其迹者也

右第六十四章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之六反

子柳蓋泄柳孟子曰子柳子思爲臣子碩其母弟也獨言子柳之母者冢子爲喪主也具葬具以用也布錢也家謂因之以利其家班頒通君子之用財也即物自盡

而不顧乎其外故仁不傷物義不擅利貧而不亂有餘
而不私若子柳者其可矣

右第六十五章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
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邦國邑都邑也
亾謂引罪受放逐以避賢也與其謀則成敗與其義也
故君子不輕與人之謀苟有謀焉必誓以死亾則竭忠
致慎而不敢爲徼幸之計也

右第六十六章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

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從才用反　樂盧各反

公叔文子衛大夫獻公之孫名拔樂者欣賞其林泉前謂先死而葬之也瑕邱非文子之都邑伯玉以謂苟不顧己有而奪之則人皆可奪而已將先奪之矣以刺文子而止其邪心也

右第六十七章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防無反

弁邑下邑孺子泣聲無節也繼謂可終始傳人可取法也夫子之意非以譏弁人之過蓋以明先王制禮哭踊

有節之故欲其可傳而可繼則人得與於禮而行之久也若夫至性之士當創深痛鉅之時豈暇蘇其繼而慮其不可傳哉

右第六十八章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六字句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出尸出戶謂舉尸而出也禮既小斂主人袒括髮於房士乃舉尸出俟于堂主人奉之武叔不先變服待尸出戶不親奉尸而自有事於袒括又袒括不於隱處而對眾投冠其驕慢鄙野莫甚焉故子游反言以嗤之

右第六十九章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本僕字之誤）

扶謂疾革時僕人於周禮爲太僕謂之僕人者諸侯之僕也師官之長也舉謂小斂遷於堂大斂遷於棺僕人射人皆以禮贊正君之服位者故令扶且舉以正其終也

右第七十章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從才用反夫人之夫防無反爲于僞反）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舅二夫人者言此二等人謂之夫

人者言服絕而猶夫人也相為報也異姓之服一推而止繇母而推及從母與舅恩所可及也繇從母而推及其夫繇舅而推及其妻則遠矣故禮不為服而彼亦不相為報禮文所無君子不以為闕或曰同爨緦者流俗之言耳若同爨則視朋友皆在他邦為之袒免其可與

右第七十一章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縱子勇反折大兮反

事執事也謂詔相助奠縱縱敏疾貌折折詳緩貌哀斯追敬斯和哀敬生於心則貌必肖之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

陵節亢沓失序也止謂止已乃復及後事怠濡遲廢事
也無哀敬之實則欲縱縱而陵節欲折折而怠矣
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騷騷擾動貌鼎鼎滯重不行貌小人謂如懷姦慝也猶
猶舒疾中度而不自失之意
右第七十二章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喪具送死之具具備也一日二日可爲者紋紟之屬具
則無欲生其親之心也恥者恥失其本心
右第七十三章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推吐回反　遠于怨反）

猶子猶爲衆子期也薄謂已嫁而降服大功受承也厚之者其夫爲之期也引而進之以篤恩推而遠之以別嫌有受我厚者則薄之以正三從之義也

右第七十四章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舊說章首脫孔子二字義見論語

右第七十五章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句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其徒從學於曾子之家者父死死於異國凶問適至也次所館之室也授人館則使其人專之北面者賓位示不自主其室也

右第七十六章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知古義反

之往也謂親已往卽於死也致成也言成乎其死與生也事死不如事生則無不忍死其親之心以生事加於

死者則昧死生之理故酌乎二者之間而明器制焉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味與沫同以扇反簨與筍同

竹籩也不成用無縢緣也瓦謂盤匜浴器味靧也不成味者有璺隙而不可靧浣也木豆也不成斲者雖斲而疏觕不光潔也張加弦也平亦和也謂和之而中宮商也備謂備其簫管之數不和吹之不成聲也皮鐘磬之架橫者曰簨植者曰簴無簨簴不縣也神氣之盡也明理之麗也理氣之伸則生而人屈則死而鬼死者之神

明不異於人故以生者之器送之而非贅然神明返於漠而無形用故器不適用而非鈌所以事神明之道當如此也

右第七十七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喪息浪反下同

喪仕失位也問者問處喪之道聞之者雖未嘗問嘗聞論及之也時夫子已沒二三子追討究之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

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
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
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參如字俗讀如篸者誤司相吏反有爲爲桓之爲俱于偽反下同
桓司馬向魋也三年未成礱琢極工巧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喪息浪反朝直遥反
敬叔魯大夫孟孫閱嘗失位出奔後得反魯載其寶以
謁君因行賂也貨謂以貨賄干求祿位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謂非夫子論定之旨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中都魯下邑今汶上縣孔子爲其邑宰制立法示民也君子於貧富死生之際安土順命而無所容心其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固嫌於有心而失之激而有子非之以爲喪不欲貧死不欲朽則役意於不欲而外物得以

動其心愈為失矣若中都棺椁之制聖人定典禮以盡
為人子者之心初非使人之自謀其死事而子夏之先
冉有之申以擇所主而慎進退之禮為行道計尤非憂
館穀而預圖之則皆不足以證聖人之不欲貧朽有子
之言務為通廣足以便人情而侈識量然已不免下合
於流俗則又不如曾子之雖矯而能守之以約也夫子
沒二三子分門立論而聖道岐子游過譽有子而孟子
記其欲以師事之曾子獨以為不可則言論雖詘而心
得之淺深自有不容掩者學聖人者以曾子為法而勿
躐等以希通則雖未至於聖人之廣大亦可以寡過而

無下陷流俗之憂矣

右第七十八章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陳莊子齊大夫名伯陳恆之孫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大夫死亦不敢赴於鄰國陳氏擅齊僭行赴告魯秉周禮故不欲受其脅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繆莫卜反 縣胡涓反

縣子魯大夫時以爲知禮故繆公使質正之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

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竟居影反焉於虔反
古謂魯成宣以前東束帛脩脯脩問使也政謂盟會征
伐之事愛而哭之情之正也畏而哭之則以勢奪其情
而民彝亡矣人君以禮立身奚彊禦之足畏縣子挾彊
臣以恐喝其君而以畏爲哭之一道其無忌憚甚矣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
與哭諸縣氏
魯人之欲勿哭正也繆公怵於勢而有疑縣子倡邪說
以取必其君而與禮遂亂古者因其人而交則哭於其
家觀繆公之哭於縣氏則縣子爲陳氏之私交而下比

于君示恩閭黨之情具可見矣

右第七十九章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仲憲原思也言者自述其見之辭無知謂死者神合於漠不與生同知覺有知謂形萎而神不亾知覺同於生也謂死者無知而無所用故用明器謂死者爲有知而可以生人之用事之故用祭器疑者疑其若有若無也按士之禮無祭器而此言周人兼用者或大夫以上之禮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夫防無反　爲于僞反）

鬼器謂爲死者特設之也人器孝子以己所用者奉其親也二者皆以盡孝子無已之心耳若死者之不復能用生人之器則其理甚明必不容疑其爲有知矣古之人豈忍致其親於死乎親誠已死欲致之生而固不可得也如仲憲之說則殷人以死者爲有知將同於近世釋氏之旨而謂周人疑之則周之先王亦未曉然於生死屈伸之義矣故曾子重非之

右第八十章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鄭氏謂木當爲朱春秋作戍同母異父之昆弟父死而母改嫁所生者子游疑其當服大功蓋降於兄弟一等視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女子適人爲其昆弟之服亦非禮之正也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爲于僞反齊子斯反衰七雷反下同

禮無其文子夏自言未之聞則意在無服矣言魯人之齊衰者著流俗之失爾

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今記者時狄儀不審於子夏之微辭徇傳俗之失則非
子夏荅之之弊而狄儀之不善於承教也同母異父之
昆弟喪服既所未有以義例推之其疑以爲當有服者
因母而推之也乃初未同居之繼父與出母之父母兄
弟皆不爲之服是嫁出之母不能推及其夫與父母兄
弟而況其子乎且爲人後者不爲其出母服公叔木爲
文子後則母已嫁而不得爲之服又何有於其子邪是
大功之說已非而狄儀竟以昆弟之服服之徇私恩賊
一本均人道於禽獸而大倫泯矣二賢不正辭以詔之

而啓不肖者之濫觴亦未爲無過也

右第八十一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

伯魚卒妻嫁於衛至是死子思往赴之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

子之於父母哀至而喪禮稱之苟盡其極天下自取則焉非以爲四方觀瞻故而加愼也柳若以子思之母既嫁則視出母而喪禮之厚薄必殊故欲其加愼然人子不幸而處此則亦循理順命以止乎義之所得爲而無

所容心以故爲之表異則栩若之言亦過矣

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

決言其無所愼者以已不適爲喪主也禮謂尊卑之制時已所値之時地也禮嫁母之喪賵襚不踰主人雖禮所得爲財所可給而非已可致之時矣孔氏自子思始不喪出母嫁猶出也而母之出者父嘗以禮遣之是有父命矣則私恩猶可以伸而禮有服期之文若父死而嫁則因父之不能制命而母以已私意背其夫家其自絶於夫也尤甚故喪服惟言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蓋

恤其夫死無所從而加之厚若生己之母既已有子可從而再嫁則情無可恤其或服或否一聽人子之自裁而先王不爲之制服其義深矣子思言無其時而非己所當愼意者不爲之服與

右第八十二章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縣胡涓反子瑣縣子字蓋魯人古殷以上也周禮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自世父以上曰上自昆弟以下曰下各如其服服之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傳反 齊子斯反 衰七雷反

滕伯殷諸侯至周而亾乃以其地封叔繡文滕伯名殷無謚故以名傳上其其孟虎下其其滕伯也孟虎滕伯之叔父孟皮滕伯之從子皆如其親而服期不降此殷禮之僅傳而縣子因舉以爲證也周道尊尊而立宗以統族故自大夫得祭其祖而別爲宗於是而有宗子諸侯則臣諸父昆弟故有降服後世爵不世傳而宗法不立則貴不揜親一用殷禮可也

右第八十三章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

內易我死則亦然緜胡涓反夫防無反易以豉反

后木魯公族惠伯鞏之後春秋傳作郈易治也謂緜漆密緻縣子本言人子送死當詳慮其變治棺未密或有滲漏非人子所忍言而不可不慮及之后木恐其子之不知故預爲戒令送死乃人子之大事固不可使子迷陷於大悔而自言之則又嫌於自奉而不達於死生之故所以古人易子而教之爲此類也

右第八十四章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尸未設飾孝子不欲人見故既復而帷堂小斂尸飾矣而後徹帷仲梁子之言非也未小斂以前主人坐於牀東西面主婦俠牀東面衆婦人位於戶外衆兄弟位於堂下何亂之有帷固不爲生人設也

右第八十五章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已小斂自室而遷於阼故奠於東方已大斂自阼而殯於西階乃奠於西方小斂依於尸不別爲位而設席大斂尸已藏必別爲神位乃設席子游之言是也曾子謂斂則設席席必在西而疑奠之亦必於西是沿一失而

成再誤也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末末世也明曾子沿魯末世之失而誤也

右第八十六章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縣胡涓反衰七雷反

綌葛之麤者繐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裳衰之裳也或言衰或言裳者互文古謂殷以上周制以葛為大功之受服於是而有綌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於是而有繐裳殷以上質皆所無也然則殷人大功之受服用小功之麻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大功與

右第八十七章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子蒲姓未詳滅名也哭者或其尊行然周人死則諱之不得以尊斥卑矣故子臯責之子臯舊說以為高柴

右第八十八章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相息亮反沽公戶反

相者以孝子哀亂恐迷失禮節故遣人詔贊之宮中之相則內御以相婦人者也沽與楛同麤略也士喪禮無立相之文大夫以上或乃有之杜橋名位不顯無相其宜也而時人譏其麤略則士僭大夫之禮習為固然久

矣

右第八十九章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以豉反)

羔裘元冠朝服也禮養疾者服朝服始死易以深衣素弁士喪禮略其文夫子特補出之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弔者且易之則主人可知故記者引以證之

右第九十章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亾(稱尺證反)

人子送死之情自無所不至然不可枉道失節干求非

分以辱親也

子游曰有亾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惡烏路反還疾緣反縣胡涓反封與窆同彼驗反

齊謂合於禮之恆制無贏縮也斂手足形服不備也按士喪禮襲衣三稱明衣不在算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不及此者斂手足形而已還葬者不能備禮器也縣棺謂不設碑繂無羨道也窆之下棺也喪具不備人子之心雖不得校而可諒於人則無媿於理亦可以安之若命而較妄取以辱其父母者爲愈矣

右第九十一章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縣胡涓反

襲浴尸已初衣尸也周禮司士大喪作士掌士則惟君之喪爲司士所掌此葢治魯侯之喪也襲於牀者士禮諸侯必別有廞衣今其禮亾無所考爾賁欲以士禮加之諸侯而子游許之故縣子譏焉汏過也按言子游與縣子不同時此子游葢魯君之叔與言子游同字者也舊說叔氏言假字非假字子游不應更字叔也

右第九十二章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宋襄公名茲父曾子蓋聞而追論之夏后氏用明器虛其半殷人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實人器而虛鬼器宋用殷禮非明器也然盡實之而又有百甕之多則亦失矣顧曾子明器之識亦未爲得也

右第九十三章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司相吏反

司徒家司徒按周禮家有宗人司馬士而無司徒孟氏之有司徒僭也旅如天子旅見諸侯之禮四布四方所

賵之布泉歸者斂而致之主人也喪禮書賵於方旣各
以其名物告則旅斂之可矣知生者賻則是交於生人
之道禮容簡略可不同於含襚然可者僅可之辭按士
喪禮賓賻必各致之
右第九十四章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讀賵者繹書賻物於方柩車將行史讀之柩前以榮其
多也賓致賻已告矣又讀之是再告而瀆也古謂殷時
言周制之非也
右第九十五章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遺于季反　革紀力反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字子高慶遺慶封之族人也大病謂死也諱之之辭如之何者問其後事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食謂龜食墨也書曰惟雒食食則其兆吉也不吉之地人所棄者擇而葬已則凡葬具之薄可知已慶氏擅齊將爲亂子高自傷不能救止故欲貶己薄葬令之速朽

因以諷刺慶氏焉

右第九十六章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問諸謂因問而聞之也衎爾自得貌君之母妻尊而不親哀所不至居食言語弗變所廢者冠昏燕樂而已婦人爲夫之君服期亦應然

右第九十七章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苟授之館則死生不可易節故當其無所館之時自非

志義之合不可輕館之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

右第九十八章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周者足以藏之而止也壤瑩兆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以骨肉歸於土因其自然而不爲虛設後世始爲瑩兆而封樹之孝子之情無已而不忍忘先王亦因之矣若夫欲人之弗知而隱沒以祕之則自非得罪幸免而斂怨於人者亦奚必以此爲慮乎齊求崔杼之墓而戮其尸惟其爲崔杼也子高矯之而以私意窺古人之用心

不亦誣乎嬴政錮三泉曹操爲疑冢皆此等啓之也

右第九十九章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燕烏田反與以諸反

舍館氏家也孔子卒時伯魚已沒子思幼弟子治其事故子夏荅以謙辭言不足爲法也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覆孚救反夏戶雅反

堂屋基若堂者方廣而卑也坊隄也若坊者縱長而橫狹屋兩出簷曰夏屋若夏屋廣而中起脊前後垂也若

斧者直長而上銳也惟若斧者事易功約而與棺壙之形相當故夫子謂當從之馬鬣封之謂也

子夏以俗名釋之古者馬必翦鬣殺起向上故若斧者時俗謂之馬鬣封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斬板謂升板更築則斬其約板之繩三斬板凡築三板也一日而封已成功約易竟也尚庶幾也

右第一百章

婦人不葛帶

此言斬衰齊衰之受服也男子重首婦人重腰卒哭則男子變牡麻帶而易以葛首絰不變婦人則易首絰以葛而不變麻帶不變重者大功以下則婦人亦變葛帶輕也

右第百一章

有薦新如朔奠

在殯朔日必有特奠具牢牲故黍稷薦新則亦如其禮

右第百二章

既葬各以其服除

或葬在三月之外則緦雖除小功雖變必以其服會葬

既葬則自變除之不視主人也

右第百三章

池視重霤 重直龍反

池柳車帷簷竹笭重霤承簷水下注者今之梘也天子簷四注皆有重霤諸侯三缺其後大夫二帷前後設之士帷前一喪車之池縣於帷者亦如之

右第百四章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椑蒲歷反 藏才浪反

君國君也言國君則天子可知椑親身之杝棺也歲一漆示若未成且益固也藏者實物其中不虛也大夫以

下力雖有餘不預治棺者諸侯有守國大夫無守家不懷土而即安也

右第百五章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復芳服反 飯扶晩反

楔齒以角柶置齒閒不使急閉不受含也綴足以几跗拘足使勿辟戾可受屨也飯含也設飾撤尸故衣加新衣也並作者一時次第作之中閒無哭踊見賓之事也此殷禮也周則設飾飯在浴尸之後中閒有見賓拔君命之事矣

父兄命赴者

父諸父兄從兄亦謂於上六者並作之時父兄命之不待主人按士喪禮赴者主人自命之此亦殷禮而記者取之盜喪事欲其縱縱之意

右第百六章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君統天子諸侯而言小寢內寢春秋公薨于小寢是已大寢路寢小祖羣廟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庫門天子則皋門也國外三十里曰郊有郊關復於寢祖門以服郊建乘車以其綏尊者則求之備凡生所有事之處皆意其精爽憑之也

右第百七章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與以諸反

不猶言不有也剝露也謂不巾覆也喪之朝夕奠脯醢醴酒覆俎以功布蓋奠以棲神非若祭之欲其歆饗而朝奠至莫乃徹夕奠至旦乃徹必羃覆之以遠塵垢其但用脯醢而不以牲殺者哀則廢食之象意死者之不安味不以備物爲誠也惟朔月之奠則用特豚盛其禮於是而不用巾覆故言喪不有剝奠者與其惟朔奠之祭肉者與見常奠之不爾也

右第百八章

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布置也材椁材自天子至士葬有緩急而材器繁簡亦異皆旬而布之比葬而具也

右第百九章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逮日者及日未沒必見日者禮不行於闇也

右第百一十章

父母之喪哭無時

朝夕哭者爲賓及衆有服者設爾人子哀至則哭何時之有

使必知其反也

義未詳葢上有闕文或爲虞祭言之

右第百一十一章

練練衣黃裏縓緣（緣悅絹反）

練小祥以後之服也練麻加練治者練衣中衣也縓淺絳色中衣所以承衰者其上服仍衰

葛要絰繩屨無絇

男子重首易其輕故首絰仍麻而要用葛婦人則葛首絰而要仍麻繩屨屨以麻爲之絇屨之頭鼻也去之不爲飾

角瑱

瑱充耳吉則用玉用角者不備飾也

鹿裘衡長袪衡與橫同

吉時麛裘喪則鹿裘衡橫廣也長縱長也袪袪緣袪口也未練以前鹿裘狹短袪不緣練可稍致飾矣

袪裼之可也

有袪緣則可備飾加裼衣可矣裼蓋以素衣裼衣承中衣中衣承衰變吉者必以其漸蓋人情之次第卽天理自然之節文也不然一旦去凶而卽吉當有非心之所安者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

右第百十二章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有殯謂父母在殯遠兄弟再從以外兄弟一本之推哀理同也非兄弟則往來之禮而已大喪廢禮五服以內諸父從子皆與兄弟同

右第百十三章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謂以禮相見者兄弟其親兄弟也雖不同居不以彼之疏之故而謂非其親以勸厚也

右第百十四章

天子之棺四重重直龍反

四重言親身之棺上加四也凡五矣諸公三重侯二重

大夫一重士不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兕野牛有水產者陸產者用水兕者取其耐溼也被蒙也中以木爲質而表裏皆以革蒙之厚三寸者其木質也此重次親身之棺下三重以次向外

椑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椑椵木椑棺所謂椑也梓棺二內曰屬外曰大棺周上下四圍皆匝也言周者别於椁之形如井闌有四圍無

上下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與橫同

束以革條約棺古不用釘鈸也縮直也每重皆五束之

衽以木爲之小腰形鉗合底蓋每當束際加一衽焉

柏椁以端長六尺長直亮反

端頭也謂以柏木近根者爲椁長謂餘出棺外每頭三

尺合之凡長六尺也

右第百十五章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紂與緇同

聞訃而遥哭之也爵弁緇衣士之祭服變而居約也鄭

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文

或曰使有司哭之

哀樂非人所能代後王失禮或遂傳以爲常

爲之不以樂食爲于僞反

是日哭則不樂

右第百十六章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菆才官反

菆猶攢也謂椁外以木四攢之也塗以堊堇塗菆之隙

令密固也輴庳輪車龍輴畫轅爲龍也以輴車載棺者

防有卒虞卽可發引也以椁者加椁菆木之外上斂下
廣四注如屋也斧黼也刺繡綃幕爲黼文加於菆椁之
上而菆椁則畢塗之爲火備也

天子之禮也

申言天子之禮明諸侯所不得用以正時君之僭也

右第百十七章

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彼列反

別辨也同姓異姓各相從而爲位不相繼也諸侯以下
衆兄弟繼主人外兄弟繼衆兄弟賓繼外兄弟皆西面
不異

右第百十八章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相息亮反父扶與反

誄斯謚矣夫子之位不及於謚而稱字以誄之變而合於禮也相助也位猶職也此與春秋傳所載異未知孰是

右第百十九章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句三日君不舉厭於涉反大廟之大他蓋反

悼失世守也公卿君也厭冠屈向武下外縫之喪冠也

舉如朔禮王日一舉之舉殺牲盛饌也諸侯荅用特牲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舉猶率也謂率卿大夫士也后土社也所惡於失邑者喪先祖之世守哭於廟禮也後世互相吞幷所失者非其世守故不哭於廟而於社因據以爲禮非也

右第百二十章

孔子惡野哭者惡烏路反

野哭謂不爲位

右第百二十一章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税賻也無田祿則不祭不敢以貨殖所獲干大禮父兄

謂已仕者

右第百二十二章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此言國君之喪也合一國以致其哀所以尊其親

右第百二十三章

祥而縞

祥大祥縞縞冠素紕

是月禫徙月樂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既祥祭則禫中更一月二十

七月而除除斯用樂爲母齊衰期者十三月而禫十五

月而樂

右第百二十四章

君於士有賜帟

帟幄在上承塵者以繒爲之大夫以上則幕人供之張

於殯上士則君賜而後得用之言有者爲殊寵非恒有

也

右第百二十五章

卷三終